

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蜀學

第一輯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蜀學

第一輯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蜀學. 第1輯/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成都: 巴蜀書社, 2006
ISBN 7-80659-883-9

I. 蜀... II. ①西... ②四... III. 四川省—地方史—古代—文集 IV. K297.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第 094434 號

蜀學 (第一輯)		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 主辦
責任編輯	周田青		
封面設計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張	20.25		
字 數	46 千字		
書 號	ISBN 7-80659-883-9/K·148		
定 價	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蜀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羅中先 張在德 隗瀛濤

主任：曾德祥

副主任：鄒禮洪 康濟民

編委（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文才 安 山 李大明 李 誠 祝尚書

胡昭曦 施維樹 紀國泰 陳國先 徐志福

張 帆 張志烈 張建鋒 康濟民 曹方林

曾加榮 曾紹敏 曾德祥 馮廣宏 項 楚

鄒禮洪 遲乃鵬 龍 晦 鍾興明 謝桃坊

主 編：曾德祥

副主編：謝桃坊 鄒禮洪 遲乃鵬

稿 約

一、本刊爲蜀學研究專門學術刊物，每年出一輯。旨在弘揚中華學術，登載關於蜀學理論、蜀學思想、蜀學史、蜀中學者研究和蜀學文獻研究的論文。歡迎國內外學者賜稿。

二、本刊統一使用規範的繁體漢字。來稿請認真覈對引文，標明引文出處——包括作者、書名或期刊名、卷數或期刊號、出版單位、年月。注釋統一採用“頁末注”。

三、請自留底稿。來稿恕不退還，如被採用，將及時通知作者，若半年後未收到採用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稿件若涉及版權問題，由作者自負責任。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若不同意刪改者請於來稿上注明。

五、來稿請附作者簡介及詳細通訊地址。大作一經刊出，即酌付稿酬，并寄樣刊兩本。

六、來稿請寄：

四川省成都市外西

西華大學蜀學研究中心

郵 編：611930

聯繫電話：(028) 83717214 87726768

發刊辭

蜀學乃中華學術之一，特具四川地域文化之優長。其肇起漢初，衍於晉唐，繁盛於兩宋，至晚清而復昌。自近代西學之東漸，時與維新，在京師設講堂以提倡新學，於川中辦蜀報作時事平章。梁任公以專學命題，引為重視；蒙文通撰專文議論，愈益顯彰。故淵源有自，名實相當。茲創輯刊，新闢園地，探討學術，不分界疆。冀我蜀同仁，學界師友，域外方家，咸為支持，盛舉共襄。為繼承蜀學傳統，繁榮中華學術，黽勉竭力，行健自強。夫自由獨立，乃學者品格之展現；求新辯難，為臻至高境之直航。樸素謹嚴，倡實學之風；持理爭鳴，為求真而商。岷山蒼蒼，岷水泱泱。蜀學事業，山高水長。蜀學之光，我輩弘揚！

目 錄

蜀學與蜀學研究權議	胡昭曦 (1)
《文翁學堂圖》考略	王文才 王 炎 (8)
蜀學的性質與文化淵源及其與巴蜀文化的關係	謝桃坊 (14)
古蜀研究析疑	姚思源 (23)
廖平經學初探	龍 晦 (30)
劉咸炘《蜀學論》及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	劉復生 (35)
蒙文通先生的經學思想與治經方法	蒙 默 (43)
論吳天墀先生研治西夏學的成就	湯 君 (49)
成都知府與宋代蜀學的發展	官性根 (60)
巴蜀佛教的傳播、發展及其動因試析	龍顯昭 (68)
司馬相如故里在蓬安	鄧郁章 (94)
試論文記詩聯對鄉賢揚雄的評論	張紹誠 (97)
譙周與陳壽	王定璋 (105)
唐代蜀學的傑出代表——趙蕤	蔣 志 (114)
論五代西蜀詩歌	喻 芳 (121)
梁震生平事迹考	房 銳 蘇 欣 (126)
北宋西蜀隱逸詩人張俞考論	祝尚書 (131)
論蘇軾壯詞與崇高人格	張 帆 (141)
葉夢得與蘇過	潘殊閑 (150)
王灼《碧鷄漫志》“中正”音樂思想探源	遲乃鵬 (157)
楊慎詩歌本質論初探	鄭家治 (162)
芻議張船山在清詩史上的地位	胡傳淮 (169)
從香宋詩詞中看民國前期的四川社會	鄒禮洪 (174)
還珠樓主——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	鄧經武 (182)

從郭沫若的人生選擇看文化選擇	曾加榮 (192)
論郭沫若歷史劇蘊含的科學精神	陳鑒昌 (198)
論陽翰笙劇作中的婦女形象	徐志福 (206)
論孕育四川作家的文化生態因素	張建鋒 (214)
最早的異端蜀學——《老子想爾》	馮廣宏 (221)
《鶴山集》版本源流考	彭東煥 (228)
《蜀中廣記》述評	許世榮 (240)
簡論《蜀語》作者李實	紀國泰 (246)
略論李冰的治水觀	徐 寧 (252)
江濱祠與長江之神祭拜考	謝元魯 (256)
南宋任淵《雙流昭烈廟碑陰記》考析	袁 蘋 (264)
蜀地古語詞的流變、分層與思索	武小軍 (269)
兩漢西蜀方言的韻部音值	彭金祥 (275)
四川彭州方言語音與中古音的比較	楊紹林 (285)
蜀學史料	伍 文 (294)
蜀學之興	〔晉〕常 璩
蘇文忠集御敘跋	〔宋〕李 石
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	〔宋〕員興宗
蜀學與新學	〔清〕全祖望
蜀學論	劉咸忻
議蜀學	蒙文通
弘揚蜀學，為四川建設文化強省努力奮鬥	
——在蜀學研究中心成立會上的講話	羅中先 (300)
在蜀學研究中心第二屆蜀學研討會上的講話	張在德 (302)
研究蜀學，振興蜀學，為四川建設文化強省作貢獻	
——在第二次蜀學研討會上的講話	曾德祥 (304)
四川省首屆蜀學研討會紀要	曾加榮 整理 (309)
四川省第二屆蜀學研討會紀要	張建鋒 整理 (315)

蜀學與蜀學研究權議

胡昭曦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自秦朝以來就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幅員遼闊、民族衆多、社會發展不平衡、特點各異，因此就文明形態而言，是一個多元文化集合融匯的國家文明形態。所謂多元文化，在這裏主要是指地域文化（地區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它們是中華民族民族文化和中國國家文明形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考古而言，已有許多各具特色的文化遺存，而在學術文化方面，則有“齊魯學”、“蜀學”、“關學”、“洛學”、“朔學”、“湖湘學”、“楚學”、“浙學”、“吳學”、“閩學”、“婺學”、“徽學”、“江右學”、“晉學”“滇學”等地域學術文化研究。今日我國的文化，深深植根於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加強地域性文化研究，可以豐富我國的歷史文化，加深對我國歷史文化的認識，更好地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更好地培育民族精神，推動現實文化的建設，促進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加強對“蜀學”的研究，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現實需要的情況下提出來的。

“蜀學”一詞，早在《三國志·蜀書》就已出現，此後其內涵多有發展變化。在一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出現了許多“蜀學”著名學者和蜀學研究的論著。20世紀40年代以來，尤其是70年代以後，隨着巴蜀文化研究蓬勃興起，蜀學研究也有很大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整理或編撰出版了大量的有關蜀學的地方文獻和研究論著，研究四川地方史志和巴蜀學術文化的學術隊伍空前壯大，呈現出老中青結合的梯隊結構。

（二）在衆多的研究論著和課題中，大多是將蜀學研究包涵在巴蜀文化研究之內，因而蜀學研究還缺乏計劃性、集中性、重點性和深入性。但也出現了一些有關蜀學的專題研究論著，其中有的頗具質量。

（三）近年來加強蜀學研究的呼聲漸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曾報導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績的通訊，其標題是《振興蜀學功自高》。《四川在綫》在報導巴蜀書社慶祝建社20周年時，稱它為“出版‘蜀學’的主力軍——巴蜀書社”。四川大學有的研究機構，或把“蜀學與巴蜀文獻研究”作為研究方向之一，並正在整理編纂《蜀學學案》；或提出要繼承和

發揚近代“蜀學”的優良傳統。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於2002年11月舉行了“蜀學研討會”。2003年12月，西華大學、四川省文史研究館聯合設立了“蜀學研究中心”。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蜀學”的介紹或研究，在互聯網上也逐漸增多。一個名為“浮想世界”的網頁，就有“蜀學網”、《蜀學報》電子版，其宗旨是“振興蜀學，浮想聯之”，並將其藏書閣稱為“川南蜀學基地”。宜賓學院有“唐學網”（該院有唐君毅研究所），其中有一欄為“蜀學園地”。

（四）隨着圖書資料信息的數字化，獲取資料和信息的手段更現代化，獲取面更廣更快。一是檢索古籍電子版。如在《四部叢刊》、《四庫全書》、《二十五史》等古籍電子版中，都可以檢索到有關條目，從而詳讀有關內容。二是網上檢索。如有關“蜀學”的資料，主要的檢索網頁都集中了較多專題條目（有的達1000條以上）。三是一些單位建起了專題數據庫。如四川大學圖書館的“巴蜀文化數據庫”有數據20174條，四川省圖書館在網頁上設有“四川人”欄，四川省社科院在網頁上設有“巴蜀文化”欄。在這些數據庫中，可以查到許多有關蜀學研究的論著、學者和動態。

總的來看，目前蜀學研究的狀況還處于方興未艾之勢，需要加強領導，精心組織，整合隊伍，培養人才，細致規劃，切實推進。下面，就幾個問題，談談個人的膚淺認識。

一 蜀學研究的內容

“蜀學”包涵些什麼內容，應該如何界定。筆者認為，這是蜀學研究者首先要考慮的。

（一）“蜀學”與“巴蜀文化”的關係。

什麼是“巴蜀文化”，學術界有一些不同看法。筆者的看法是：“巴蜀文化，是指巴蜀地區即主要在今四川省、重慶市境內，自古至今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共同發展的具有巴蜀地區特色的地域文化。”^①

“蜀學”也是巴蜀地區的文化，但它不等於“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的“文化”是廣義的，蜀學是包涵在“巴蜀文化”中的若干方面的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祇有加強對“蜀學”的研究，纔能使“巴蜀文化”的研究全面深入。同時，將蜀學研究同巴蜀文化研究密切聯繫，也纔能清晰認識“蜀學”的地域特色及其在全國學術文化的地位。

（二）界定“蜀學”。

據筆者所見的資料，關於“蜀學”的含義有以下一些看法。

1. 指官學、學官、蜀地赴京師的學者或蜀中儒學（經學）。如：

《漢書·文翁傳》寫道：“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②《三國志》寫道：“蜀本無學士，

① 胡昭曦：《西部大開發與巴蜀文化研究》，《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漢書》卷八十九。《華陽國志》卷三、卷十載與引基本相同，但將“蜀地學”作“蜀學”。

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① 宋人李心傳說，“蜀學，郡國之學，最盛于成都”^②。“典蜀學”、“督蜀學”等記載均屬此。

2. 指蜀地學人或四川籍官員。如：

魏了翁在《跋宋常丞德之送行詩後序》寫道：“宋君又索言之，次謂乞置四川類補試，蜀士得補入太學。余適以職事見宰相，謂余曰：宋編修既言蜀帥權重，而又欲蜀學得擬賢關。”^③

3. 蜀地某方面的學術名人。如：

書法：元人戴表元於《題蘇氏三帖》云：“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爲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④

文詞：元人袁桷在《仰山熙禪師真贊》寫道：“蜀僧曇簡以文詞振林下。由是東南學者翕然師之。育王觀禪師才辯，繼其學。弟子熙公復繼之……欲以蜀學廣其徒。”^⑤

佛學：袁桷在《天童日禪師塔銘》中說：“紹定辛卯，蜀破”，成都大慈寺主游東南，傳門人，“天童師其一也”，至大元年圓寂，銘曰：“蜀學簡易，師承其風”^⑥。

哲學、經學：元人揭傒斯在《彭州學記》中說：“夫蜀學有揚雄，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諸葛，下迨唐宋，群儒迭興。”^⑦ 蒙文通先生所指“蜀學”，主要是指經學。

畫家：明人汪砢玉寫道：“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於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蜀學其盛矣哉。”^⑧

4. 指學派或某些方面學術。如：

某些方面學術：宋人呂陶在《府學經史閣落成記》寫道：“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⑨ 宋人吳泳《又見范漕啓》說：“蜀學起諸儒之痼，韓文扶八代之衰，不惟士風如洙泗之間，再使民俗在唐虞之上。”^⑩

學派：指宋代的蜀學、蘇氏蜀學。宋人朱熹《答潘叔昌》說：“蜀學之弊，誠如所喻，唐論卻未暇細看也。”^⑪ 宋人李石《蘇文忠集御叙跋》云：“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學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說，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辟其說，是爲元祐學人謂蜀學云。時又有

① 《三國志·蜀書》卷三《秦宓傳》。

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三“取士”。

③ 《鶴山集》卷五十九。

④ 《剡原戴先生文集》卷十九。

⑤ 《清容居士集》卷十七。

⑥ 《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一。

⑦ 《揭文安公全集》卷十一。

⑧ 《珊瑚網》卷四十八。

⑨ 《淨德集》卷十一。

⑩ 《鶴林集》卷二十六。

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

洛學，本程頤；朔學，本劉摯，皆曰元祐學。相羽翼以攻新說，卒之不勝。”^① 宋人員興宗在《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中寫道：“昔者國家右文之盛，蜀學如蘇氏，洛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以所長經緯吾道。”^② 《宋元學案》有《蘇氏蜀學略》。《中國歷史大辭典·思想史》卷有“蜀學”條。侯外廬先生編的《中國思想史綱》中有專節“蜀學的唯心主義”論蘇氏蜀學。近代史上，一些進步的四川學者成立“蜀學會”，創辦《蜀學報》，宣傳變法，這個“蜀學”具有維新學派的意義。

5. 泛指四川地區的學術文化。如：

元人虞集在《送趙茂元歸鄉序》中說：“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遺韻其或有寡矣。……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③ 清人全祖望在《跋舊槧三蘇文集後》中云：“明允之謚，賜于開禧，時當雁湖執政，主張蜀學，遂以一字之謚寵之。”^④ 清末方守道等人將自漢代張寬起，至清代的川籍蜀儒傳記纂匯成書，謂之《蜀學編》（該書成書于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夏君虞寫道：“既謂之蜀學，當然以四川一省的學問為對象。……為四川人奉行的學問，都可謂之為蜀學。”^⑤ 傅增湘為“表彰蜀學”，特纂輯《宋代蜀文輯存》^⑥。劉咸炘著《蜀學論》，對古代四川文、史、哲、醫學進行概略論述，並指出：“統觀蜀學，大在文史。”^⑦ 19世紀70年代中葉以後，張之洞提出的“振興蜀學”，是指振興四川地區的儒家文化傳統；《蜀學會》等倡導的蜀學，則是指四川地區的維新變法，都是指地區性的思想文化^⑧。至于本文前面提到的網上所見《蜀學報》宣稱“振興蜀學”、《中國社科院院報》文章標題“振興蜀學功自高”以及《四川在綫》報導的“出版‘蜀學’的主力軍——巴蜀書社”，其中所謂“蜀學”，也都是泛指四川地區的學術文化。

上列五個方面，是筆者所見有關“蜀學”的含義。從中可見，“蜀學”是一個寬泛文化的概念，幾乎包括了蜀中的各種文化。傳統的蜀學，是以儒學為主的學術文化。蜀學研究包括整體的全國性的學術研究、某個學科的研究，更包括具有地域特色的學術研究。參考這些看法，結合當今的實際，筆者認為今日所說加強蜀學研究的“蜀學”，其內容宜為四川地區的學術文化。並要注意兩點：第一，鑒于“蜀學”涵於“巴蜀文化”之中，“蜀學”不是廣泛地研究四川文化，而應有其研究重點。其研究重點宜在文學、史學、哲學三個方面。第二，“蜀學”是一種較為專門的學問，具有系統性、綜合性、科學性和地方特色，其核心又在思想、理論。概略言之，所謂“蜀學”，是指四川地區的學術，其重點在文、史、哲，其

① 《方舟集》卷十三。

② 《九華集》卷九。

③ 《道園學古錄》卷六。

④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

⑤ 《宋學概要》，第93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⑥ 《宋代蜀文輯存》，第5頁，香港龍門書店1957年影印本。

⑦ 《推十書·推十文集》卷一，成都古籍書店1996年影印本。

⑧ 參見陳瀛濤主編《四川近代史稿》第五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核心是思想、理論，它是中國重要的地域學術文化。

二 蜀學研究的空間範圍

在蜀學研究的空間範圍（地域）問題上，前引夏君虞《宋學概要》所說頗有啓發，他說：“既謂之蜀學，當然以四川一省的學問爲對象。”其空間範圍很明確。那麼什麼是四川一省的學問呢？他說：“凡是四川人創造的，或者是別人創造而爲四川人奉行的學問，都可謂之爲蜀學……雖不是四川人，而是奉行蜀學，或者說是學於蜀的，也不能說不是蜀學。”這種看法，既重地域又不囿於地域，而是以具有蜀學學術特色和與四川學者有學術聯繫爲範圍。從《宋元學案》的編輯來看，各具特色的學案，其學統和學術所列學者也是如此。因此，蜀學研究的空間範圍主要是四川地區，也注意到在四川地區以外蜀學有影響的地區；主要是研究川籍學者，也要研究寓居、宦游四川或同川籍學者有密切學術聯繫的非川籍學者。我們在《宋代蜀學研究》一書中也曾作如此處理，如專列了石介之學、濂學、洛學、邵雍易學和朱熹易學的入蜀，也列了非川籍學者在四川的學術活動（如學承於蜀的浙江學者趙景緯、史蒙卿），還列出了宋末聞名於東南的蜀學學者（如牟子才祖孫等）^①。

在蜀學研究的空間範圍上，近幾年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即1997年3月重慶成爲直轄市，原四川省行政區劃內的一些地區已經劃出。從空間上看，自遠古的巴、蜀部族，到巴國、蜀國，到巴郡、蜀郡，到宋代川峽四路，元代以後的四川行省，直到現今重慶直轄以前，今四川省、重慶市除極短時間外，都在一個行政區劃內。至遲至漢武帝設益州（以成都爲州治）以後，“蜀”即不祇是指秦時“蜀郡”之地，也包括“巴郡”之地（即三蜀、三巴），而“蜀學”之謂也就指整個四川地區的儒學和文化。因此，重慶市直轄前當是蜀學研究的主要地區之一。1997年3月直轄以後，蜀學研究的空間範圍有所變化，但應充分注意到四川與重慶密切的地域聯繫和歷史文化聯繫。

還有幾個問題值得特別注意：第一，四川地區是許多少數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各少數民族和漢族一起創造和發展了巴蜀文化（包括蜀學）。我們在研究蜀學中，要深入挖掘和充分反映各少數民族在這個領域的貢獻。第二，移民文化是巴蜀文化的一大特色，在研究蜀學中，要進一步搜集資料，充分地實事求是地反映外地移民與四川地區學術文化的相互影響，深入探索蜀學與外地學術文化的辯證聯繫。第三，對國外學術文化與蜀學的相互影響，也要像研究移民文化一樣地進行研究。

^① 參見胡昭曦、劉復生、粟品孝：《宋代蜀學研究》，巴蜀書社1997年版。

三 蜀學研究的時間界限與重點時段

既然蜀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是巴蜀地區的文學、史學、哲學，那麼蜀學研究的時間上限，應是出現文學、史學、哲學的時期。因此，其時間上限大體自蜀國、巴國開始，即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包括蠶叢、柏灌（一作濮）、魚鳧、杜宇、開明時期和巴國，直到公元前316年秦舉巴蜀前後。但其淵源還需上溯。由於現在仍繼承和創新蜀學，蜀學研究的時間下限應該及於當今。

爲了相對集中和更加深入地研究蜀學，可否考慮以下幾個時段爲研究的重點時段（并非發展階段）。

（一）先秦時期。主要是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包括“蜀學”的起源與醞釀）。

（二）兩漢三國時期。蜀學形成和發展。

（三）唐宋時期。古代蜀學的繁榮鼎盛，其中以宋代爲最盛。

（四）明朝中後期至清前期。這一時期雖被大多數學者認爲是巴蜀文化發展的低谷，但自明中後期開始，蜀學逐步恢復和發展。

（五）維新變法時期。包括尊經書院、維新變法和傳統蜀學在近代社會的變化。

（六）“五四”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主要是新文化的傳播、蜀學與全國各地現代學術文化的交融發展。

（七）新中國時期。主要是蜀學的傳承創新、發展變化和新資料、新研究成果、新的社會功能等。比如，隨着考古的新發現，巴蜀文化研究的新發展，需要重新探究“蜀學”的淵源，重新建構蜀學的發源史成立史，也需要着手系統研究蜀學的發展史。又比如，“蜀學”對革命領導人的影響，也值得深入探究。在“人民網”上有一篇署名華山劍的文章《“貓論”的由來和蜀學文化基礎——讀史隨筆之五》（2002年10月16日載）。此文認爲“‘貓論’就是鄧小平理論的靈魂”，並明確指出和詳細論證鄧小平、劉伯承的“貓論”，是“深受蜀文化的影響”，是“四川本土語境的產物”，是“帶有深刻蜀學文化含義的俗語”。

以上是筆者關於“蜀學”研究重點的一些極不成熟的看法。這些重點時段，是需要着重關注和研究的時期，還不是蜀學發展的階段劃分；發展階段的劃分，必須在相當充分研究的基礎上，纔可能得出認識。而且考慮重點時段，也不能忽視非重點時段。對於後者仍需加以研究，其中或甚具特色，或影響深遠，或爲重要人物和著述，都是蜀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巴蜀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蜀學是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地域學術文化，而且其發展自古至今連綿不斷。蜀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我國西部開發史和西部文明演進的研究，其成果將爲西部大開發提供有價值的歷史經驗，爲建設四川文化強省服務，爲全國經濟文化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研究蜀學、振興蜀學，是發展中華文化和國家文明形態的需要，是今日建設的需要，作爲四川的學人當有義不

容辭的責任。對蜀學有精深研究的史學經學名家蒙文通先生，在 1930 年所撰《議蜀學》一文中，談到廖平先生的經學成就時，提出了繼承先賢、振興“蜀學”的呼吁：“則蜀中之士，獨不思闡其鄉老之術，以濟道術之窮乎！”^①而今“道術”（學術）已有很大發展，然“鄉老之術”還未得到應有的傳承創新，還沒有充分發揮其服務社會的功能，我們要在以往研究蜀學的基礎上，努力推進蜀學研究，貢獻出自己的綿薄之力。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系

^① 蒙文通：《蒙文通文集》卷三第 101 頁，巴蜀書社 1995 版。

《文翁學堂圖》考略

王文才 王 炎

《隋書·經籍志》雜傳類有《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通志·藝文略》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爲《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亦見《通志·藝文略》，并注云：“《隋志》作二卷。”《玉海》五十七藝文《漢禮殿圖·文翁學堂圖》條，亦并列《隋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該書目。由此可知《新唐書·藝文志》之學堂圖一卷，即《隋書·經籍志》之畫像卷，因并錄題記，故爲二卷。其書已亡，因輯漢以來之事雜叙之。

文翁學堂見《漢書·循吏傳》：文翁舒人，景帝末爲蜀郡守，愛好教化，乃選郡縣小吏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官於成都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由是大化。《華陽國志·蜀志》總叙亦記之云：“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爲蜀守，學校夷陵，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因《華陽國志》載：文帝末，翁爲蜀守，始興教，又遣士詣京受經還，中歷數年，故《漢書·循吏傳》云：景帝末，由是大化。該二書一記興學之始，一記化成之時，年代遂異。古史載事，往往如此。今論者有以班固之言而非常璩之說，非通理也。

常璩《華陽國志》又於蜀郡下叙云：“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昞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精舍之正堂火後，高昞重建爲禮殿。石室至宋猶存。李石《府學十詠·石室》序云：“漢孝景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西爲文翁，稍南爲高昞，比文翁石室差大，皆有石像。昞或作朕，宋溫之璋洗石以辨之，乃昞字也，詩稟切。蜀守席益奏，秩文翁高昞於祀典。竊疑二室乃蜀人祠二公之意，必非自作。”石室爲藏書之所，《隸續》十四石室題名云“秉燭入室”，可知非講堂矣。高昞增造爲二，後人即分祠二公於二室，各有造像，非蜀人造像始有石室。石室東爲高昞所立周公禮殿，晉齊畫像在焉。《玉海》文翁學堂圖注：“《益州記》成都學有周公禮殿。舊記（案唐人《益州學館記》）云：漢獻時立，高昞文翁石室在焉。（注：昞再作石室，在文翁石室之東，又東即周

公禮殿)。”圖注分二室一殿，諸書皆同。《玉海》一六一宮室“漢文翁石室、周公禮殿”條注：“高昉於石室東復造一石室，〔又〕爲周公禮殿。”石室非禮殿，當增“又”字以別之。

禮殿之制，見任預《益州記》：“文翁學堂在城南，昔經災火，蜀郡太守高昉修復繕立。其樂廬節，制猶古建，堂基高六尺，厦屋三間，通皆圖畫古人之像，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石室。”（《太平御覽》禮儀部學校引）唐人《益州學館記》云：“獻帝興平元年，陳留高昉爲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東別創一石室。自爲周公禮殿，其壁上圖畫上古盤古李老等神，及歷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畫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來名臣。耆舊云，西晉太康中，益州刺史張收筆（注：古有《益州學堂圖》，今已別重妝，無舊迹矣）。劉瑱，齊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劉俊再修玉堂、禮殿，靈宇嚴肅。俊弟瑱，性自天真，時推妙手，畫仲尼四科十哲像，并車服禮器（注：今已重妝別畫，無舊蹤矣）。”文中夾注爲《益州名畫錄》載文時所增入。案此記爲唐永徽元年修繕廟堂（即禮殿）、并增涂飾時作。《金石錄·跋尾》著錄爲《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撰人題“法曹成王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宏文館陵州長史”，名姓殘缺，東坡集題爲賀遂亮撰，成都令顏有意書，《集古錄》誤以顏有意爲撰人。禮殿晉畫爲三皇以來帝王名臣，及七十二子，齊畫爲車服禮器，及孔門十哲，唐又重妝別畫。十哲即“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輿地碑目》謂：姚崇、宋璟等《十賢贊》今存其七。又有周、孔之像。《太平寰宇記》云：“文翁學堂一名周公禮殿。”原祀周公，自唐冊祀孔子，乃廢公祀而存像，故孔子、周公二像并存。宋祁《文翁祠堂記》云：“初翁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翁像於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昉，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像，進偶公室。”謂文翁立文學精舍即有禮殿，并祀孔子，乃概略言之，後人又作朕像，進偶公室。”謂文翁立文學精舍即有禮殿，并祀孔子，乃概略言之。李石《府學十詠·禮殿》序云：“漢人祀周公爲先師，故鍾會記（按即高昉修禮殿記）云周公禮殿。”漢時所祀爲周公，唐改祀孔子，二像并存，故詩云“先聖先師同此室”。宋祁記稱“祠堂”，乃其帥蜀時，于學宮西別建之文翁祠，祠中亦畫十賢，又撰《學府文翁畫像十贊》，十賢爲文翁、相如、王褒、莊遵、張寬、李仲元、何武、揚雄、高昉、蔣堂。宋蔣堂以蜀守興學，故與文翁、高昉并列，其餘七人皆兩漢蜀賢。

禮殿畫像爲晉張收、齊劉瑱筆。據黃休復注唐人《益州學館記》云：“古有《益州學堂圖》，今已別重妝，無舊迹矣。”此古圖即《隋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之《益州文翁學堂圖》，唐時重妝，已非原迹，宋又重摹。李石十詠《禮殿晉人畫》序云：“《耆舊傳》云，西晉太康中益州刺史張收畫右軍書三皇五帝以來人物精妙。嘉祐中王素命摹寫爲七卷，都一百五十五人，爲《成都禮殿聖賢圖》。蜀守益席又嘗摹其容貌名位可別識者一百六十八于石經堂。”又《齊人畫禮器》序：“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惔（俊）畫殿壁器服如《三禮圖》，席益模本于石經堂。”王素知益州在宋祁後，爲嘉祐四年，臨寫七卷，祇百五十五人，是因唐重妝所存者摹之。席益爲成都四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在紹興六年，重繪唐畫于石經堂，多出十三人，當從《益州學堂圖》出。此堂亦在府學中，李石十詠《石經堂》序云：“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毋丘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是歲實晉